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 じゅんいち

沈玲译

何处是归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014005506

I313.45

285

2

何处是归程

[日] 渡边淳一

著

沈玲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北航

C1693202

I313.45

285-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处是归程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沈玲译. —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12
ISBN 978-7-5502-2015-7

I. ①何… II. ①渡… ②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9847号

何处へ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 1992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 2013 by Beijing

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3-7967

何处是归程

作 者: 渡边淳一

译 者: 沈 玲

选题策划: 金 马 洛

责任编辑: 徐 秀 琴

特约监制: 陈 亮

特约编辑: 樊 广 灏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261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11.25

2013年12月第1版

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2015-7

定价: 36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已出版

渡边淳一经典作品集·情爱小说



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故事，世界上从没人写过它。

——渡边淳一

情爱文学大师渡边淳一最新长篇力作

继《失乐园》之后最振聋发聩的情爱小说

文
治

微博：<http://weibo.com/wenzhitushu>

小站：<http://site.douban.com/wenzhi>

目
录
—
contents

1	第一章 上 京
41	第二章 愁 日
83	第三章 摇 影
119	第四章 乱 调
201	第五章 混 沌
259	第六章 寒 风
307	第七章 转 变
337	第八章 花 云
349	解 说 大村彦次郎

傍晚五点过后，裕子终于把搬家后凌乱的房间收拾妥当。四月末的白天渐渐长了起来。斜阳透过房间的阳台照了进来，一直延伸到榻榻米上铺着的地毯边缘。

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屋子。一进门便是厨房和一间六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，再往前是一间由拉门隔开的稍大点的日式卧室。西式房间中勉强放下了一套沙发，裕子坐在上面，正在用刚买来的水壶沏茶。

相木悠介饮着茶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裕子以为茶里混进了脏东西，可悠介又喝了起来。

是稍稍有点浓的煎茶。

悠介一边品着茶，一边想着心事。

悠介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感慨，但又不是喜悦撞击胸膛的那种感觉。硬要说的话，可以说是对自己终于走出这一步感到欣慰，

而伴随着这种满足而来的，还有对自己居然走到这一步的淡淡的悔意。安心和不安，混杂着一丝对自己的迷惑，那一瞬间，他就这么端着茶杯坐着。

这是悠介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心绪，裕子就更不可能明白了。

裕子原本就不是对这种情绪波动敏感的人。她长着一张瓜子脸，看起来文静大方，但性格却干脆而爽快。

三个月前，当悠介把辞掉札幌的工作然后到东京发展的打算告诉她时，裕子也是这样，想也没想就接受了。

“不错啊，挺好玩的。”

从家人到朋友，悠介周围的人都对此事持反对态度，只有裕子很简单地就同意了。这份简单的支持瓦解了悠介心头所有的犹豫。

“一起去吧。”

悠介邀请裕子，裕子并不怎么心动，反问道：“就你自己去？”

“当然，家留在这儿。”

三十五岁的悠介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。裕子知道悠介要把她留在札幌，显出了放心的样子。

“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的话，去也行啊！”

虽然知道裕子对自己抱有好感，但也没想到她会答应得这么痛快。

悠介考虑了一年才做出的决定，就这样被认可了。

从外表上看，女人做事情犹犹豫豫的，但那只是在买东西或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时候，在面临人生的重大决定时，她们比你想象的要大胆果断。当然，她们在作决定之前也会陷入深深的苦恼，但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再反悔。与此相比，男人在买东西等事情上富于决断力，但一关系到事业或生活方面，却迟迟难以决断，即使决定了

也总是有些疑虑。尤其是像悠介这样的情况，必须要舍弃工作了十年的大学医院医生的职位，另外，对自己三十五岁就取得的讲师这一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地位，悠介也还有一丝留恋。

舍弃那样的地位到东京发展究竟有没有价值呢？如果只是为了写小说，不也可以在札幌一边做医生一边写吗？

家人、前辈和朋友都这么说，悠介更犹豫了。

此时裕子肯定的答复，对悠介来讲不啻一种坚强的依靠。

“最近写了些东西，在大学里也有些不好待了。”

半年前，也就是昭和四十三年（一九六八年）八月，悠介所在的大学做了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，引起了一些争论。

悠介通过调查认定这是一次不恰当的手术，并发表了批评文章。此事引起了部分医生的反感，悠介因此陷入了难堪的境地。虽说学校内部也有人在这次手术持批评态度，但只是背地里偷偷地说，这和公开发表文章进行批评显然是不同的。这里面固然有悠介的幼稚，但也说明了大学并不是个好待的地方。

想着想着，悠介对在大学工作这件事本身也厌烦起来。

就这样道个歉老老实实地待着也未尝不可，但是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东京发展呢？犹豫不定的悠介想：“我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，再不去东京的话，恐怕就没什么机会了。”

悠介在做医生的同时写小说已有四年了。这期间，悠介曾两次成为东京文学奖的很有实力的候补者，但还是因为欠点火候，都落选了，因此遭受了不小的打击。

也许从这里迈出一步，到东京那样充满刺激的地方，真正投入地去写小说会更好吧。

“但是到了东京，光靠写小说能维持生活吗？”

裕子看似悠闲的一问，却触到了悠介心中最尖锐的地方。

说实话，这也是悠介最担心的地方。

“维持基本的生活，我想总是可以的……”

虽然东京的出版社时而有约稿，但也不是每个月都有，况且就算写了也不一定能刊登。若碰到刊载延期或取消，立刻就没有了收入。

“我想暂时找点临时医生的工作做做看。”

“会有吗？”

裕子笑了。悠介想，以此挣点生活费还不成问题吧。

虽说如此，但每天都打工的话，去东京就没什么意义了。

“我想隔天，或者每周有两天去工作。”

悠介原本是这样想的，这多少有些乐观。

后来，悠介趁着一次去东京的机会到御茶水的医师会馆看了招聘广告。大体上都是要求全日制的，一周只工作两三天的几乎没有，偶尔有也是内科方面的，外科根本就没有。

想想也是。外科有手术，如果星期一做了手术，休息两天，星期四再去上班的话，患者会感到不安，纵是被说成“无理弃置”也无可辩驳。

悠介的专业是整形外科，只有全日制的招聘信息。

没办法，悠介只好给寻求外科医生的医院依次打电话，说明自己无论如何想要隔一天工作一次，最后终于被位于两国附近一个叫山根医院的地方接收了。

第二天，悠介循着地图找到那里。那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医院，除了作为外科医生的院长外，还有一个内科医生和一个外科医生，但院长热衷于做政治家，对外科的工作并不上心，聘请悠介似乎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。

工资是按日支付的，并不是很高，但在医院的后面有院长经营的出租公寓，可以免费借给他一套两居室住。这样的话，即使书稿卖不出去，似乎也能维持一段日子。悠介立刻决定来这里就职，可心底还是有些堵得慌。

“最终还是做了私人医院的医生啊……”

医生的地位因医院的不同而有微妙的差异。最有权威的是大学医院，其次是一流的官立、公立医院，接着是小的公立医院，然后才是私人医院。虽然收入的高低很多时候是与这个顺序相反的。

像悠介这样，曾经在大学医院任职，现在却去了私人医院，多少有点自贬身份的感觉，可裕子并不理解这种心情。

“有什么不好的，还带房子，在东京租金多贵呀！”

“那个医院只要隔天去一次就可维持我们俩的生活了。”

“但是还要给你妻子寄钱哪！”

裕子有着难得的体贴，连悠介妻子的事也一并跟着操心。

“我把退职金留给她们了，没关系的。”

妻子虽然留在家，但悠介辞职的时候得到了一些钱，所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。

“到了东京，我也会工作啊！”

“仍然去干宴会俱乐部的活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想工作的话很多都可以干的嘛。”

裕子以前经营过为晚会、聚餐等活动提供女服务员的宴会俱乐部，并且自己也曾经作为一名服务员去工作。

悠介最早认识裕子也是两年前的在山溪温泉举行毕业十周年晚会时，裕子作为服务人员出现的时候。

当时裕子穿着和服，美妙的姿态和略显突出的下唇娇艳异常。

五十人左右的酒席上，有十几个服务员，裕子来倒酒时，悠介开玩笑地说：“好一张让人想亲的嘴啊！”

裕子笑着躲开了。酒席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，灯突然熄灭，色情电影开始了。

这是干事费了一番周折弄来的货真价实的色情片。大家都在屏息观看时，悠介似乎嘟囔了一句：“这种东西真没劲，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悠介并不记得自己当时那么说过，这是裕子后来告诉他的。

说实话，之前悠介早就看过好几部色情片，已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画面。而且大家一起鸦雀无声地观看色情片的样子，让他觉得有点不自在，所以半逞能地说了那么一句，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就起了作用。

“大家都在看片子，只有你侧着身子独自喝酒。那时的你真的好帅哦！”

后来裕子说起自己被悠介吸引的理由时，是这么说的。她还有趣地问：“你那么做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吧？”

当然，悠介并没有那样的心思。虽然喜欢裕子，但用那样的手段来征服裕子，他没想过。之所以说“没意思”，是因为在此之前曾看过色情片，同时也隐含着对认真观看的朋友们实在是纯情的感叹。不管怎么说，悠介和裕子因那次聚会相识，不到三个月，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。

两个人的关系进展比较顺利，但裕子另外还有男人。虽说宴会俱乐部并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但裕子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就成为经营者还是有点不可思议——那是因为有个男人给她出钱。

裕子毫不犹豫地承认了：“不过现在我和他不太好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那个男人真的能轻易放手吗？能为风俗业出钱，很可能跟黑

社会有关系，搞不好会遇到麻烦。

悠介虽说有些不安，但还是继续着和裕子的交往。

这次决定去东京，最大的理由当然是因为难以继续在大学医院立足，同时悠介也想借这个机会试着当个作家。此外，也不可否认还有着想和裕子一起逃跑、一起生活的向往，以及一生中想要做一件荒唐事的冒险心理。

地毯边缘的斜阳已经延伸到了桌子底下，悠介一边看着这光影，一边小声地自言自语。

“终于来了啊……”

裕子微微一笑：“有什么奇怪的吗？”

“因为，我们两个人来到了这儿。”

的确，即便是一个月之前，悠介都没有想过会来到东京和裕子一起生活。

不过，现在两个人正亲密地靠在一起喝茶。沙发和橱柜是从裕子家里搬来的，摆在卧室里的桌子和椅子是悠介的东西。两人将各自搬来的家具和物品放在一起，房间里竟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“总算安顿下来了。”

虽然壁橱前还散乱着需要整理的衣服，大件的家具也只是简单地摆放着。

“再喝点吗？”

“好……”

悠介怀着满足又后悔、安心又不安的复杂心情点了点头。

晚上，悠介和裕子一起出去吃饭。

并不是不能在新家中准备晚饭，只是刚搬来，屋子还没收拾好，碗筷、油盐酱醋等也没有备齐，再加上裕子确实有点累了。

与其说是出去吃饭，不如说是初来乍到想出去走走吧。

两人沿着电车轨道往两国方向散步。途中，有家叫“奴鲭”的寿司店，挂着漂亮的布帘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悠介被大声的欢迎声吓了一跳，停下了脚步。两人被热情的服务员推进了店，在靠近门口的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。

“吧台那儿也空着呢。”

“就坐这儿吧，挺好的。”

在东京第一次进寿司店，悠介还不太愿意直接坐到吧台那儿。

悠介要了啤酒和上等的寿司卷。

“那么……”

这样的场合该说些什么呢？要说“恭喜”，还有很多担心的地方；要说“加油”，也有些牵强。

悠介有些不知所措。裕子端起酒杯，轻轻地和悠介举起却又停在那儿的酒杯碰了一下：“辛苦了！”

不错，这句话最恰当了。搬家让两个人都累了。

就着腌章鱼的小菜，两人喝了点啤酒。一会儿，寿司卷便端了上来。

金枪鱼、比目鱼、鲍鱼和北海道的一样，但鲷鱼和略带黄色的鸟蛤没怎么吃过，而在北海道的寿司卷中经常会放入的北极贝和鲑鱼却没有看到。

“怎么样……”

“嗯，还可以。”

裕子点点头，悠介却不怎么赞同。金枪鱼、鲷鱼的味道有点重，乌尾蛤却过于清淡，乌贼的身子太厚，咬不动。

“这个和北海道的不一样啊。”

“这个叫商乌贼吧。”

“那个也是，在北海道的話，只能叫盐渍鲑鱼子了。”

鱼子酱做得有点咸，海胆也太过清爽，缺少圆润的口感。

“真是不怎么样啊。”

原本以为东京是寿司这种日本料理的发源地，但尝过之后发觉好像并非如此。当然，也不能因为偶尔一家不好吃而否定东京所有的寿司店。

不过，悠介已然相信北海道的寿司更好吃了，心中有种胜利的感觉。要说孩子气吧是有点，来到大东京的悠介确实有点争强好胜。

“明天开始要去医院了吧？”裕子转移了话题。

“九点去就可以了，很近。”

医院只隔着条马路，走过去花不了两三分钟。

“好像住在医院里似的。”

“住得这么近，和值班没什么两样了。”

也并非一定要值班，不过万一住院的病人有事的话，不去也不行。

“好像有个护士住在我们楼上呢。”

这栋公寓楼是个四层建筑，悠介和裕子住在三楼最边上的一间，四楼住着在同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和办事员。

“怪不得刚才搬行李的时候有人在看我们。”

裕子一边夹起比目鱼一边说。

“医院里的人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吧？”

说实话，悠介还没有把与裕子同居的事告诉院长，虽然是不得

不说的事，但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住在一起这样的事总觉得有些难以启齿。

现在两人住在院长经营的公寓里，而且还有护士进进出出，大家知道此事也只是时间问题吧。

“过些日子，我会说的……”

裕子比悠介小七岁，两人在一起并不像一对夫妻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总之，都不用正式向院长和护士介绍，很容易就让人知道他们不寻常的关系。

本来，悠介并没有想故意隐瞒和别的女人同居一事，但既然已经辞了职，成为一个自由人，就不想连自己的私生活也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。

幸好，裕子不在乎别人会说闲话。

“反正我不去医院就好了。”

裕子喝完了杯中的啤酒继续问：“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可以接电话吗？”

悠介刚想点头，但又没这么做。在东京的编辑和朋友们知道他们俩同居的话倒是没什么关系，但家人肯定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生活，万一裕子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，那还不吵得天翻地覆呀。

也许，在悠介说出要去东京发展的时候，妻子就有了这样的猜测吧。

光靠写小说的生活还不安定，孩子又要上学，悠介编了一大堆理由，才说服妻子让自己单身上京。但从洗衣做饭到穿衣打扮，悠介一个人根本搞不定，没有人比妻子更清楚悠介的懒汉作风了。

这样的男人独自去东京，背后肯定有个女人。

妻子到底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另当别论，可自己千万不能粗心大意。

妻子既然答应了自己的要求，可能有她作为正室妻子的自信吧，也可能是觉得再反对也没用，只好放弃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妻子做好了被悠介背叛的心理准备，这是肯定的事。

但现在，悠介要感谢妻子对自己的宽容。虽然，他并不想对妻子太过关心。

三十五岁，舍弃大学医院的工作上京从事写作，对于悠介的一生来说，无疑是一次孤注一掷的重大决断。

从今往后，果真能靠写作生存下去吗？

对于未来，考虑得越多越感到不安，所以悠介决定不再想这些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一两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

在这种关键时刻，即使想照顾妻子和家庭也没有办法做好。

说起来，对于文学来讲，家庭的幸福其实是万恶的根源。幸福又安定的家庭会让人觉得心情舒畅，满足于现状，从而失去了战斗力，失去了前进的热情。现在牺牲一下妻子和家庭，就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突飞猛进、勇往直前了。

悠介有点逞强。不，悠介是在借此鼓励自己。

“两个人住在一起嘛，当然可以接电话了。”

“那我可以说‘我是相木’啰？”

“可以是，如果是找你的电话怎么办？”

“我父母知道我和你住在一起，没关系的啦。”

悠介有点尴尬，正色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作家身边都是有女人的。”

“所以啦，你不是想成为作家吗？”

好不容易才做出的决定，被这么低俗地理解，真是让悠介头疼。

“过去这一年，我非常苦恼。成为作家的目标还没有实现，如果错过现在，就没有机会了，但我还是一直在逃避现实，得过且过，